

口述

聊城一中求学记

□ 徐传胜

1978年5月,我报考聊城第一中学。6月在斗虎屯剧院参加了全地区高中招生考试,考试科目是语文、政治、数学和理化,满分400分。8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9月初,我怀着对美好学习生活的憧憬,走进了聊城一中。

神圣校园——荡蒙昧锤意志

1978年,聊城一中招收了11个高中班,重点班是1—5班,6—10班是普通班,唯一的文科班是11班。重点班学杂费全免,这让家境贫寒的我感到欣慰。

当时全省只有18所省级重点中学,聊城一中和聊城三中都位列其中。运河上的一座小桥连接着一中东西两院,西院主要是教职工、女生宿舍。最北边是高大的教堂,时为学校图书楼,青砖红瓦,主体两层,两侧分别为三层的望楼、四层的钟楼。东院主要是教学区,共3排,每排8间教室。厕所全是旱厕。

操场上有简易篮球场、排球场,最南端是400米土质跑道,为数不多的体育设施也很陈旧。操场北边中间有个10多平方米、周边砖砌中间土垒的高台,此乃学校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的主席台。操场外东南角方向是学校养猪场,再向东一片,约10亩土地,是学校农场,种植着一些蔬菜和庄稼。

教室和男生宿舍之间是一片果树林,所有宿舍都是大通铺,炕上铺着厚厚的麦秸。家庭条件好点的同学,会买张席子铺在麦秸上面,再铺上褥子和被子。20余人挤在一个屋内很是热闹。食堂和餐厅就在宿舍后面。开饭时同学们轮流值班,到食堂里打饭,只有窝头、馒头和一大桶咸汤或者玉米粥,若想炒炒菜需由生活委员统计后到食堂预订。餐厅里没有任何桌椅,我们把饭碗放在地上,手里拿着馒头或窝头,三五人围在一起蹲着吃饭。

东院二层楼高的水塔为学校自建,一旦停电就没水,食堂也就无法做饭。那时供电不正常,停电是经常的事。由于我担任生活委员,常带几个同学去校外井边抬水送到食堂。最可怕和最担心的是冬天停水,因井边上的冰很厚、很滑,唯恐滑倒掉进井里。经过长时间的交往,我和食堂师傅熟悉起来,班里买饭、买包子可先吃后结账。当时吃大包子就是改善生活,那包子吃起来真香呀!

最美教师——润心田铸师魂

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徐嗣明,他对我影响很大。此前我数学基础不好,正是徐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,让我颇有拨云见日之感。我的数学成绩直线上升,几乎每次测试都能做出附加题(正卷100分,附加10分),得100多分。

那时聊城社会上流传,三中两个“牛”换不了一中的一个“唐”。据说三中两位牛老师语文教学特别好,而一中的两位唐老师物理教得更棒。幸运的是,大唐和二唐都曾给我们授过课。当时他们年近60岁,绝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。哥哥大唐主要是讲力学,总是面带微笑,和蔼可亲。弟弟二唐衣着考究,较为严肃,主要讲授电磁学。兄弟俩相得益彰,所带班级考试成绩每次都名列前茅。

化学老师徐海50岁左右,戴着一副漂亮的眼镜。他讲课脉络清晰、重点突出,语言诙谐幽默,常引得我们哄堂大笑。他编写了一本高中化学教材,这在当时是很厉害的教学科研成果。徐老师特组织了课下“化学爱好班”,最初我不在其中。直到有一次考试我获得96分,徐老师才吸收我加入爱好班。同学们在教师办公室一起分析学习各省市最新高考模拟试题,每每破解一道难题之时,都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。

全地区优秀教师张联武为我们讲授高二数学。张老师身高1.8米,风趣幽默,课堂上喜欢引用一些古典诗词。他常说:“做数学题不要怕失败,失败是成功她娘。”他画几何图形,根本不用转身,而是反手朝背后一伸,一个很漂亮的圆形或三角形就呈现在黑板上了。听张老师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,数学之美被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对我三观影响最大的是高二班主任贾天罡老师。那年贾老师恰好



聊城一中80届高中3班毕业照(五排右六为作者)

50岁,正是年富力强之时。他属于外弱内刚型,性格脾气很好,从未严厉批评哪一位同学,也从未在班上对我们发火。贾老师有着一套完善且有效的班级管理办法,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。贾老师的政治课十分有趣,他将深奥的哲学理论和一些日常用语联系起来,讲得通俗易懂,诸如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等,透露着智者的敏锐洞察力和综合判断力。

无畏少年——强筋骨筑梦想

当时高中学制两年。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学习生活见证了我成长、成熟和成人的“拔节孕穗期”,我不仅学到了较为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,还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,培养了顽强向上的生活能力,锻炼了坚韧的抗压意志。

徐嗣明老师任命我和曹秋月担任生活委员,这给予我极大的信心和精神鼓励。我们两个满腔热忱地为同学们服务,无论是买饭票、分菜饭,还是抬水、收粮票等都积极跑在前面,毫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师生的一致认可,在年级第一批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有一天晚上,宿舍的白炽灯变得雪亮。意识到情况不妙,同学们都蒙头睡下了。由于开关绳较短,几乎就在灯泡附近,没有人敢去拉。巡夜辅导员在屋外着急地拍打着窗户,大声喊:“拉灯!拉灯!拉灯!”简直是声嘶力竭,可仍无人动弹。我感觉这是组织考验我的关键时刻,胆战心惊地跑过几个床位去拉灯绳。灯顺利关掉,回到被窝里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大事。

当时我们的头发都比较长,一是没有时间去理发,二是为了省钱。洗澡更是件奢侈的事。夏季还好一些,我曾和几个同学偷偷翻越西院院墙,到护城河边洗了洗。春秋冬季我们根本不考虑洗澡的事。

虱子多了不觉痒,我是深有体会呀!由于睡大通铺,加之大家都不常洗澡,很快就有人生了虱子。这种小东西繁殖力和传播能力很强,很快整个宿舍的人无一幸免。当时我穿着一件线衣,母亲发现每一个线孔上都卧着肥肥的虱子,然而我真的没有感觉到身上痒。

可能是不良卫生习惯所致,我后背上生了一个小疮,由于看不到也没有时间考虑,一段时间后便感染、化脓,流出血水,当时我也只是用草稿纸团一团擦一下,并垫在伤口上面,好在那时年轻免疫力强,约一个月后就愈合了,但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。

那时生活还比较艰苦,买饭需要粮票,有农村户口的人只能拿粮食去粮站换取粮票。当时斗虎屯粮站需要拿小麦换,梁水镇和刘垓子则用玉米就行。节假日我就骑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玉米到三十里以外的粮站去换粮票。令我高兴的是,粮站不仅按照粮食重量给了粮票,还按照公粮价格给了一点钱。

由于长期不吃蔬菜和水果,导致严重缺乏多种维生素,我的嘴唇时常裂开小血口,只能用同学的牙膏来涂抹。我还患上了夜盲症,太阳落山后就基本看不清路了。有一次周末返校途中,我沿着运河东岸摸索着前行,突然感觉脚下踩到软软的一堆东西,猛然间狗的惨叫声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,原来是踩到了一条狗身上,好在它也很害怕没有咬我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虽然两年的学习生活较为短暂,但恩师们崇德敬业爱生的优良教风,一丝不苟、兢兢业业的教学态度,殚精竭虑、无私奉献的育人精神,每一刻都引导我们向美、向善、向着无限可能而生长。聊城一中永远是我美丽、幸福和温馨的家园,我也永远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。无论心飞多高、人走多远,这里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聊城一中师生一起唱校歌